



边看边聊

一路稻花谁是主

稼 穡

江南的秋日，最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是丰收在望的田野。每年稻谷要熟了的时候我总喜欢去乡村走走，逗留在一望无际的稻浪中，感受秋风送来的一阵阵稻香，眺望蓝天白云下悠闲的村落，一路走来，一路风光，陶然自得间忽然想起宋人的那句“一路稻花谁是主”，顿时觉得眼前这片年年走过的稻田又新鲜起来……“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这是一幅诗人笔下秋日乡村美丽的风情画，新鲜、活泼、独到，妙不可言。风光无主，诗人也并非在寻问谁是主，但这一问，神来之笔，成了千古名句。古人无意问，今人多遐思。生长在乡村，忙碌在田野，期望每年稻谷丰收的我，闲了下来，古人是“等闲识得东风面”，我却还是在这忙乎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上遐想、沉思那句“一路稻花谁是主？”这一路稻花，千百年来年年在这片土地上飘香，有人陶醉，写进诗里画里；有人纷争，大动干戈策马征战；有人默默耕耘，期待丰衣足食。土地、稻谷、农夫，造物主在这里日复一日生生不息、绚丽多彩的风景，也在苍茫大地上留着重重叠叠之问。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这里（江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不用买卖就能自足，没有饥饿的忧患。这里的人们不愿远行，耕读传家，踏在乡间的土地上睡觉也踏实。这片祖宗开垦的土地，也历经沧桑，兄弟多相争，强盗欲掠夺，刀光剑影为争主，都匆匆匆匆过客。高天厚土依旧，春华秋实，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土地如父似母，默默无闻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江南好，最具魅力的不是湖光山色、苏杭园林，是涌动在江南大地上金灿灿的稻浪，是千家万户餐桌上又香又甜腾腾的白米饭，给江南带来富庶，给人们带来吉祥。在这土地上耕作，养活自己也养活别人的人叫农夫，千百年来世代代耕耘着土地，守望者稻田，与土地相依为命，也是和土地最有感情的人。他不择人只认亩，不管你是主还是仆，你给我勤劳，我给你丰收。这是土地的无私和公正。农夫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朴实的人，总被世俗看作弱势者，因为他们善良，因为他们安分守己，因为他们敬畏天地。好在土地袒护着这群勤劳诚实的人，他们也心甘情愿甚至是死心塌地地甘当这温顺憨厚土地的仆人。有了土地，便有了农夫；有了勤劳，便有了财富。土地、稻谷、农夫，就像阳光，就像空气，普通、平凡却又伟大、神奇，使生命繁衍，使世界丰富。天下攘攘，众人熙熙，可曾惦记过这般恩泽？在起伏不断的思潮中不知不觉已走近村边。夕阳西下，落晖满村，晚风徐来，炊烟袅袅，老人宅前灌园，白鹭田野低徊……暮然间，我有往事越千年之感。若问一路稻花谁是主，试看这片风景谁画得。

布袋的颜色特征，是不难找到这个恩人的，而且这个人就在金度圩，可是十几户人家的金度圩，居然没有人认领赵向大全家的回报。从此，每年冬天农闲时节里，赵向大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做护地，剪树枝，拔枯草，把金度圩人共有的坟地，侍弄得干干净净。这个金度圩这么有情有义，而那年他河边挖蚯蚓时记得他过的人，心里都有内疚。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赵向大的大儿子要结婚了，盖房子的宅地，是金度圩东岸上的刘家送的，娶的是港边王家远在启东的

青年时代当知青，在贵州山乡的村寨上，除了跟着老乡观天听雨声，闲下来，我做得最多的，就是看雾岚变幻无穷的形象。“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山地，雨多是出了名的。可我总是把“多雾”放在雨之前，可见雾给我的印象之深。“蒙纱雾”的说法，主要流传于贵州和广西交界之间的黔贵少数民族地方。从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就由衷感觉到它的逼真形象。不必刻意渲染，就能想象得出蒙纱雾的生动性。荔波蒙纱雾，更则有它的特征和奇幻之处。我有两次进入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走向黎明关的经历。其中的一次，就是在细雨中穿行，踩着擦油一般的古驿道斑驳的石头，慢慢前行而去。

# 荔波蒙纱雾

叶辛

果然，岭腰间，无声无息地披上了一条拉得长长的轻烟般的雾色，真的像给一座座锥状的峰林系上了一长条柔柔的白纱，飘飘悠悠的，柔柔的。洁白的色彩和翠绿的峰林形成鲜明的特点。“真好看！”同行的文人忍不住赞道。我也有同感。蒙纱雾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像初冬时节田坝里凝然不动浮在低空的浓雾，它也不像团团簇簇地拥在一起的白雾，它更不像浩浩茫茫一下子铺满整个山谷的稠雾，让人辨不清远近的景物。荔波的蒙纱雾带着股诗意，你看着它在眼前浩瀚无垠的峰林、峰丛、峰洼里慢吞吞地浮动着，似淡淡的烟岚，像薄得透明的云彩，它仿佛想要挂在岭腰间的林梢之上，可又一次没挂住，又往下掉了。往下、往下，似乎很快就要坠下去了，它又浮了起来，缭绕着，变幻着形态又被吹来的风托起来了，这会儿它好像要去绕整座山的蛮腰，绕着绕着，终于没绕住，又向山坡间的草地上漫去，只觉得它一会儿像海面上的轻浪，一会儿又像远方高原上洁白的羊群，一会儿又恍然觉得是飞舞在空中的花瓣儿。我忽然觉得，眼前坐到半空中去的一座座绿色山峰化身舞台上的一群亭亭玉立的美女，她们在让人心醉的音乐中款款移步，舞着挥动手中的纱巾，浮过来飘过去，飘飘然的蒙纱雾时而掩住了座座峰林的秀姿，时而又把一座座峰林醒目地推到跟前。这时候，一切全变得朦朦胧胧的了。哦，乳白色的浩瀚而来的蒙纱雾啊，这是荔波才有的雾色，我感觉到蒙着细纱的雾气了，我感觉到荔波蒙纱雾的湿润和奔涌而来的润潮了。恰在这一瞬间，我陡地明白过来，眼前这浩然绵延至天边的浓荫翠岭，这无边无际的被誉为“绿宝石”的峰林、峰丛、峰洼，除了有明河溪泉和状流的滋养，除了特殊的地域地貌和喀斯特的润泽，霞烟般的蒙纱雾，也在一年四季的轮番变幻中，以它的湿润幻化为水汽，养育着茂兰的山山岭岭。

笔者发现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择”、“扎”等数十个汉字均“身兼两职”，既可念平舌音，又可念翘舌音，从而成为一类特殊的多音字。有些人认为“似”、“择”、“噌”、“侧”等汉字都是纯粹的平舌音，盖因他们非常熟悉“似(sì)乎”、“选择(zé)”、“噌(cēng)的一声”这些表达法。殊不知，在助词“似的”中，“似”须念翘舌音 shì。同样，“择”在“择菜”、“择席”、“择不开”等特定词语中须念翘舌音 zhái。多数北方人对在什么场景中用翘舌音去读“似”和“择”一清二楚。“色(sè)亦非单一的平舌音，它在“掉色”、“色酒”、“色子(骰子)”等语境中须念翘舌音 shǐ。至于印象中的平声字“噌”(cēng)和“侧”(cè)另一平舌音是 zè)，它们可分别念翘舌音 chēng 和 zhāi。有些同胞以为“琢”、“赚”、“吱”等都是清一色的翘舌音。若持有这种看法，则大谬不然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数“扎”了。不少人以为“扎”除了在“挣扎”等词语中念 zhā 之外，在其他场合均统一读成 zhā，以至于别人用平舌音 zā 来念“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的“扎”时还误以为对方普通话不标准呢。“扎”有“刺(痛)”、“钻(进)”、“驻扎”等多重含义。不过，当此字表示“捆；束”的动作或用作量词表示捆起来的東西时，必须念平舌音 zā，如“包扎”、“扎辫子”、“扎线”等。据此，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的歌词“红军都是钢铁汉……草毡泥毡扎营盘”中的“扎”应按翘舌音 zhā 来唱，而电影、歌剧、芭蕾舞剧《白毛女》之插曲《北风吹》的歌词“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里的“扎”则应按平舌音 zā 来唱。倘有疏忽，纵然是歌手和歌星，也会把《北风吹》里的“扎”错唱成翘舌音 zhā。时常以翘舌音示人的“吱”(zhī)象声词，多形容小动物的叫声，“赚”(zhuàn)、“拆”(chāi)也有读平舌音的时候，如“他不吱(zī)声”、“你赚(zuàn)骗(人)我白跑了一趟”、沪语“拆(cā)烂污”。还有一部分字也不是永远都念翘舌音。很多南方人以为“琢磨”的“琢”一直念翘舌音 zhuó，但这得视情况而定。您欲表达“雕刻和打磨(玉石)”或“加工使文章等精美”，宜念翘舌音“琢磨”(zhuómó)；若您若表达“思索；考虑”，则须发平舌音“琢磨”(zuómó)，此时“磨”为轻声。同理，“食”(shí)并非辄念翘舌音，它还可念作 yì 和平舌音 sì。

去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思考：退休在即，我的“后职场生活”该是怎样的日常？想练字静心，但四十年没有握过毛笔的手指，会否忐忑？也想与书为伴，却担忧整日闷在小小的书房，心里偶尔会否长草？又或者三五知己偶个烘焙习作工坊，想想也很难坚持……那天午后，按照惯常，绕着上海体育场健走，忽然豁然开了窍——行走，看风景，拍照，岂不是一举三得的美事？这两年，郭达热度不减，其中有名气的几十幢建筑，挨个儿走一遍也是不错的主意。于是，退休后的第一周便正式开启了我的“一个人的行走”。

行走，不是随心所欲、无目的地散漫地走，按照“处女座”的个性，非得隆重地搞出许多物事，比如：首先要确定每次行走的主题，郭达克建筑、衡复文化风貌区、陕西北路名人旧居、愚园路老房子，都是可以慢慢走、细细品的；再则，要设计行走线路，交通工具须得是便利、低碳，然后就是靠双脚狠狠刷步了；其三，事先做足功课，了解该地区的人文历史背景，不至于到了目的地还雾里看花地懵懵懂懂，辜负了大好的景致。每次行走完毕，到家时已是十分疲惫，但回家作业必须完成！趁着记忆鲜活，记录下此番行走的小小心得，再附上美照，洋洋洒洒上千字，顺手发个微信朋友圈，这个，对自己是个

几乎年年因雨成灾。赵向大的爷爷是读过书的文人，循着“秦汉神州府，梁唐宰相家”的诗句，带全家从郎溪来到了被称为“人间第一福地”的句容。这一年，赵向大五岁。而就在赵向大埋葬了他的父母之后，就轮到了他来做一个逃难方向的选择——茅山那边已经能听到东洋兵的炮声了，句容作为首都南京的门户，这里就要变成战场——这次，赵向大选择的方向同样是向北，只是在张家港的长江边上，听船家说了太多的潘家沙的好，便付了五个大洋，带全家上了船。航帆船落帆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的淤泥小潘家沙。度过了这个饿死人的季节，麦子熟了。除了农田里的劳作，赵向大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寻找这个恩人。照理说，凭着这两只

宣城郎溪地势低洼，行走，对朋友则是喜悦的分享。因为疫情，年后的两个月都窝在家里，舞文弄墨作“文人状”。待到五月，儿子回来过暑假，说日子单调，干脆跟着你出去走走吧。这个正中下怀，遂重新恢复每周一次的行走，只是将“一个人的行走”，瞬时演变成了“携子同行”而已。那个土生土长的90后，本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第一次走进百年前的上海，一遍遍地触摸着斑驳的石墙、一趟趟地追随着先贤的脚印，方觉这个城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有一种强，源于打压。

## 跪拜布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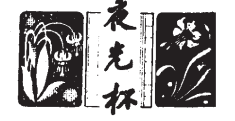
——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

条小路。只是赵向大不知道，金度圩的人从容踏实，可这个宁静，被他打破了。善意的提示和阻止，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让赵向大无动于衷，也有人委婉地告诉他：在潘家沙，这个时节是不能杀生的！赵向大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鸡鸣在抱窝，河里的鱼在产卵。可是，人在这个饿死人的时节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第二天清晨，他起来开门的一刻，看见门口有两只布袋，布袋扎紧的口，一袋是白米，一袋是黄豆。这是谁在救济我们全家呢？赵向大的眼泪夺眶而出。宣城郎溪地势低洼，几乎年年因雨成灾。赵向大的爷爷是读过书的文人，循着“秦汉神州府，梁唐宰相家”的诗句，带全家从郎溪来到了被称为“人间第一福地”的句容。这一年，赵向大五岁。而就在赵向大埋葬了他的父母之后，就轮到了他来做一个逃难方向的选择——茅山那边已经能听到东洋兵的炮声了，句容作为首都南京的门户，这里就要变成战场——这次，赵向大选择的方向同样是向北，只是在张家港的长江边上，听船家说了太多的潘家沙的好，便付了五个大洋，带全家上了船。航帆船落帆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的淤泥小潘家沙。度过了这个饿死人的季节，麦子熟了。除了农田里的劳作，赵向大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寻找这个恩人。照理说，凭着这两只

## 边走边拍

李珏

市既熟悉又陌生，时而惊奇，时而感慨，时而沉浸，时而盎然。与90后的行走“约会”，从每周一次，自然而然地增长为两次、三次，而行走的目的地，也开始有了变化，不再拘泥于历史遗迹，而更多地着眼于本埠新的地标、新的崛起。上海的黄浦江滨江岸线已经贯通，杨浦的沉稳、黄浦的绚烂、徐汇的清明，都是各有看点。从复兴岛至徐浦大桥，整个滨江岸线，我们用了五次才全部走完，沿着滨江行走，是一件很惬意、很享受的事，心境亦会如江水般明朗起来。因为爱发微信朋友圈，所以我行走的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朋友的关注。初夏时，小半年没有聚会的各位亲，都快憋



夜光杯

## 雅玩

## 七夕会

出“相思病”了，忽一日，微信群A有人提议，说室内聚餐忌讳多多，何不跟着李老师一起去行走呢，于是呼啦啦全体响应，成就了吴淞炮台公园野餐及健走之行。第一次呼朋唤友行走收获满满，而此后的发展更是迅雷不及掩耳，微信群B、C、D、E，纷纷开始行动起来，组团去余山的、去青浦的都有，更是创意无限地想出了一个有趣的行走方案，开始了一场市内、郊外的短程“说走就走的旅行”，我的微信朋友圈，顿时活色生香了起来，恍若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金桂的馥郁香气了。